

少年·童趣·节日

□南 翔



我的少年生活有三点印象较为深刻,一是读连环画,二是上山斫柴,三是过春节。

一

我们这一代的文学教育,说是由连环画启蒙的,虽未必准确,却也离真相不远。一则,连环画是可以在校龄前开始阅读的。字未必都能够都认得,图画却是可以基本看明白的。那时候的连环画与电影如出一辙,好人一望而知,坏人也过目难忘。二则,连环画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缩写,譬如“三红”《红日》《红岩》《红旗谱》,似乎我最早读的就是连环画版本。还有《青春之歌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铁道游击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苦菜花》《三家巷》……有的是先读连环画,有的是先读了长篇小说,再回过头来搜集连环画,还有的是连环画与长篇小说一起读。

读小学时,我一直担任班干部——或学习委员,或少先队中队长,最大的好处,是得到老师信任,能在寒暑假参与管理图书。假期,教室得以成为临时的图书阅览室。开门迎客之前,我总是将自己最喜欢的几本或十几本图书藏诸抽屉,先睹为快,或者,好书不厌百回读。

对于连环画,我最喜欢的是连环画艺术家贺友直画的。早年去北京,我特意在中国书店花两三百元买了一套他的毛边纸的《山乡巨变》。巧了,十多年前,我出了一本小说集《绿皮车》,请深圳大学美术教授潘喜良画了9幅插图,后来才知,潘教授就是贺友直的弟子。

二

我在江西宜春铁路边上,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。当地方言砍柴不叫砍,叫斫。

斫柴似乎是铁路子弟的专属。那时候也有烧煤的,烧煤饼或者蜂窝煤都有,也捡煤渣。可是,烧煤金贵,蒸汽机车吐出的煤渣又不多,不够我们烧。上山斫柴于是成为获取灶膛燃料最重要的来源途径。

渐渐的,我们已然把斫柴演变成了体力的竞赛及家庭收获的炫耀。来去十几二十里山路,找柴、砍柴、剥齐、打捆、挑回、称重……天长日久,这一过程逐渐仪式化、戏剧化与娱乐化了。每次挑柴回家,同学之间不仅要称出各自担子的轻重,还要比较所砍柴的质量——某种柴好烧不经烧,某种柴水分重不划算,某种柴好烧又经烧。得胜者满面喜色,失利者暗中鼓劲。比过之后,一起交流下次直趋哪个山岭下手合算。据说,山上有个守山人,

人,绰号“彭瞎子”,其实谁都没有见过他的真实面目,更不要说了解他是否真瞎。但凡有风吹草动,谁大叫一声“彭瞎子来了”,一群斫柴的学生立刻吓得狼奔豕突,作鸟兽散,连柴刀扁担都来不及拿。以至于过去很多年,谁都没见过的彭瞎子,成了我们共同的儿时梦魇。

三

那时候,吃穿住行都简单,玩物更少,其实斫柴也有玩的性质。算来算去,唯有一年一度的春节,最能满足孩提多方面的苛求——笼括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。故而,春节值得多说几句。

春节无疑是中华文化中最古老、最重要的传统节日。全球约有五分之一人口都过春节,只不过形式各有不同。不少国家和地区也将春节作为法定节假日。2024年12月,中国申报的“春节——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”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》,成为我国的第44个世界非遗项目。

春节是祭拜与祝福、答谢与孝敬、许愿与还愿的节日。当然,还有许多仪式化的好玩、好吃、好乐,老人与孩子一并开心,山川与厨卫一并感奋,世俗与情感一并发酵,包罗万象。深圳的移民数量,举世罕有其匹。一个几乎没有方言的城市,决定了大部分人的根“在别处”。只要春节前去看看深圳的机场、火车站和汽车站,这种大移民带来的一年一度的大迁徙,人挤、车挤、路挤,可用一个词来形容:惊心动魄!

一年365日春夏秋冬、寒来暑往,我却对深圳的春节情有独钟。概因深圳的春节,或许最不像春节。如同一个辉煌庄严的音乐大厅,繁弦急管,鼓乐齐鸣偕久,骤然停歇,万籁俱寂,顿失往日的喧嚣、繁杂和拥塞。你可以静静地读点什么,写点什么,听点什么,也可以什么都不读,什么都不写,什么都不做,在安静的小区广场、草坪或树下漫步,看几片黄叶零落枝头,听几声鸟儿自由啼哦。

我的父亲母亲较早就与我一道南来,才免了我年年“归途如虹”。自我1998年底调来深圳,不久,父母就一道过来了。父亲于2005年病故;母亲于2025年11月辞世,享年101岁。

四

套用一句先贤的话语表达:故乡儿时的春节,毕竟更像春节。有三件与春节相关的事儿,记忆尤深。

一是剃头。平时剃头都是等待剃头

挑子走街串巷,上门服务。剃头挑子师傅的手艺马虎,剃孩童的头,尤其偷工减料,三下五除二,一两分钟交差。其作业呈堂,用母亲的话说:一个马桶盖!但是“马桶盖”便宜啊!

春节之前的这次剃头,才得到允许,去了乡镇上的理发店。早期的理发店没有吊扇,只有三四匹横空掠过的厚重的布帘子,天热才会有人专司拉绳扇风之职。后来在宜春火车站工作,我最喜欢找一个年长的杨师傅理发。那个大理发店在东风大街,操一口樟树口音的杨师傅,在此主理很多年了。他一刀一剪都认真不说,还会边理发,边跟大人、小孩聊聊天家长里短,问问课业成绩。镜子里看见一个迥异“马桶盖”常态的自己,陡然觉得岁月增长,天地开阔,自己也不是等闲之辈了。

二是沐浴。那时在浙赣线西端的一个四等小站彬江,家家都去厂里的公共澡堂洗澡。洗澡似乎是一件不可或缺、需要及早安排的大事——公共澡堂并非每天都烧水开放。到了某日,父亲宣布明天要带我去洗澡,于是带好更换的内衣、折叠椅子、毛巾香皂等,沿着铁道步行约1公里,过3条铁路横过的铁路道口。去得再早,澡堂门口都会有不少捷足先登者。等到开门,几乎被裹挟进去,再晚一点,可是连支开折叠椅放衣物的空地都没有了。

年长者先用手试试水池的水温,然后龇牙咧嘴地探脚进去,一脸不胜痛苦又不胜享受的表情。少年儿童则更喜欢朝莲蓬头下钻,有嬉戏的成分,却也是嫌池子太烫,也脏。也见大一点的哥哥辈,不敢赤裸,留一条粗布短裤遮体,常被不知羞耻的弟弟们嗤笑。

三是制衣。年前有一件新衣、一双新鞋穿,几类现今的买新车、住新房。那一阵子,街上的裁缝还是居家的裁缝,最是抢手。在我居住的小镇上,裁缝一职不少是由残障人士担任。街上裁缝有一个自己的裁缝店,或说,他有自己的铺面,平时无论男女老少的衣服都接。街上裁缝喜欢将一把米尺咬在嘴里,度量三围、裤裆之后,也不消记,尺寸都在他脑子里了。犹记得他的铺面里有一把老式铁熨斗,黑铁铸就,膛里烧的是木炭。小孩的衣服低廉,不值得他手中沉重的铁熨斗亲热。此时我唯一的梦想是,何时我也能穿上一件呢子衣,劳烦老裁缝烫得线条笔挺呢?

秦观有句:“春路雨添花,花动一山春色”。

有根的节日,当然在根上绽放才好。看。有不一样的童年、少年,才有不一样的趣味、本真与生活。



家乡绥宁是坐落在湘西南的一座小城。因其属北靠雪峰、南依南岭、西接云贵的山城,又有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和亚热带最美森林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“一块没有污染的神奇绿洲”。

若是初到绥宁,一定会被这绿水环绕、青山合围的绿意盎然所陶醉。一条叫巫水的河流,带着巫的神秘、水的柔软,澄澄明明地漂过边陲大地。岸的一边生长着第三纪冰川时期幸存下来的长苞铁杉,另一边是动物成群、古树众多的花园阁国家湿地,以及电影《那山那人那狗》中一排排吊脚楼安卧的苗寨。但让人印象最为深刻的,还是那倒映在水中的楠竹之绿,一簇簇、一丛丛,绿得让人沉醉。

绥宁旧称“笋竹”,竹林密布。回绥宁,我自然也是第一时间先回到这绿的怀抱。置一把竹椅,躺在老家屋后竹林覆盖的阴凉之下,幸福便弥漫开来。世事都已抛却,只剩竹叶呢喃。仿佛一切回到孩提时期,跟着外公走过林间露水,蹚过小溪小河,到竹林挖笋,满载春天的收获回家。外婆早已烧开水等候,滚水裹着笋儿,出水如玉,再一条条、一片片,晾在竹筐,变成道道美味。又仿佛越至过年之时,大人从后山砍回竹子,破竹、削节、披篾、编织,将一条条薄薄的竹片,扎成一节节首尾相连的竹龙。人们将竹龙用纸糊上,里面点有蜡烛,从初一到十五,敬龙神,耍龙灯,几条竹龙在村子里游走祈福。夜色朦胧,黄龙在空中上下翻飞,灯影在水田倒影婆娑,小孩在虾兵蟹将间来回嬉戏,恍如仙境。

现在每年春节,村里还沿袭着舞龙灯的风俗,这是我们对天地万物、四时节气的敬畏。苗家人特别崇拜自然,是森林、土地给了我们基本的生存空间和生活来源,所以孩子有一个大树或石头的干爹,不足为怪。我亦是钻山下水的少年,在密林中采蘑菇、扯笋子、捡板栗,在田野溪流间挖泥鳅、捞鱼虾、揪野菜,恨不得做一只在大自然自由自在奔跑的精灵。山鸟山花皆吾友,草木气息直到现在还流淌在我的血脉中。外公是远近闻名的苗医,除在自家园子里种一些田七、天麻、百合、杜仲、黄精等药材,还经常带我一起去山上采七叶一枝花、金银花、蒲公英、苍耳子、五味子、柴胡、大血藤等草药。若是手被沿途的茅草割破,我随地就可以找到三种以上止血的植物。家里的冰箱常年存放着木防己,没事切两片嚼一嚼,既可缓解身体的风湿疼痛,又可重温心底的温暖记忆和童年故事。

每一个游子的永恒记忆,抑或都来自一出生便再也甩不掉的味蕾触觉。特色鲜明的故乡味道,无论我们走到哪里,都难以忘怀。木桶乌米饭,“四月八,吃乌饭”,树叶汁裹挟稻米香,是苗家女儿回家过“四八姑娘节”的另类芬芳,承载着阿妹勇敢阿哥的历史故事,寄托着彼此的思念。除了每年的农历四月初八,日常亲友相聚也常品尝此道美食,品的不仅是一粒粒米饭,更是一缕缕友间的情感和相思。竹笼米粉肉,酒席上的主菜,将猪肉拌上炒米粉、五香粉、食盐、味精等,放入竹笼,大火蒸熟,肥而不腻。小时候最盼望的,就是大人吃席后将米粉肉用竹签带回,孩子们便可大快朵颐,满足大口吃肉、快点长大的梦想。绥宁独有的美食通辣椒,由新采摘的辣椒用沸水烫后,晒白,再把细细切好的晒干的韭菜、蒜头、紫苏和糯米粉灌进辣椒,晒干保存。待客时,取出,烧油文火煎炸,辣椒燥而不焦,为上品。小时候我爱争着炸,出锅品相参差不齐,引得姐姐边吃边骂。别有风味的猪血丸子,由豆腐、猪血和猪肉揉制,放在铺满稻草的簸箕上,任由柴火慢慢熏烤,待面呈褐色,即可食。蒸熟炒腊肉,更是人间一绝。“故园冬竹应多笋,入馔江鱼好自调”,月亮总是故乡的圆,食材总是家乡的好。每有亲友来长沙,必嘱咐带点通辣椒、猪血丸子。辣椒必须是自家种的,酿豆腐的水还得是村子的那口老井打的。几个通辣椒、几块猪血丸子,无需努力,即可加餐。

不过最让我怀念、一提就口齿生香的,还是外婆做的

回绥宁

□杨晓澜



坛子菜。在老家,百物皆可入坛,常见的有萝卜、豆角、刀豆、蒜头、姜、辣椒、黄瓜等。外婆有十多个菜坛,有的是用酸水浸泡的酸菜坛,有的是用青菜做的榨菜坛。最受欢迎的是一个连小孩手臂都抱不过来的母坛,如同百宝箱,里面什么都有,别的坛子也都要来此取水引,才会经久不坏。每逢求学放假,到外婆家的第一件事,肯定是把洗过的手伸进酸菜坛,抓出来就吃,辣椒一口一个,酸姜一口一块,最悦耳动听的是往嘴巴塞酸豆角的节节咔嚓声。如今再也难有这种滋味了,酸菜也要炒着吃,不似那时生吃最有味,感觉炒了便沾染了人间烟火,少了些纯粹。

当然,回绥宁,更重要的是回到胞衣地,回到难以改变的乡音,回到那些或仍在与日子相守或已埋入黄土的亲人中去。

我是地地道道的苗族人,至今还会说一种叫“关峡平话”的苗语。这种“孤岛语言”,出了所在的镇,无人能懂,是我的母语、人生的第一枚印记、生命的永恒基因。无论走到哪里,一开口,从带着上古和中古的音质,就可识别我的身份。多少次被朋友戏谑普通话口音重,但我并无自卑之心,反而引以为傲。稀少的,并不意味着必须在文明的进程中被淘汰,也许它是文明的多样补充、坚守和生长。回到村庄,听听许久未听的乡音,听听那些发自肺腑的“抑扬顿挫”,让自己打结的母语释放,让词语和词语再次碰撞、口音和足音再次跳跃,似有牛犊走失返回,钻入老牛身下般的温暖。

遗憾的是,教我牙牙学语的外公,早已葬在他亲手种植的松林中。松声阵阵,风吹绵绵。他是想把连接我们的母语也留下吧,连同那把随身几十年的二胡。曾于清明前去祭拜,站在雨后青青的山岗上,看青草一寸一寸长满坟山,看一个又一个安放在这片土地里的亲人,回忆他们依然活在我们心底的音容笑貌。山上,是追思者缓步前行的背影;山下,有人正育秧、种豆、栽菜,忙活一年的希望。

村庄郁郁葱葱,林深人静。回绥宁,是回到“绥之以宁”,回到土地的静谧,回到内心的安详。在城里呼吸太多喧嚣,我们太需要故土给予安慰。

已三年没回绥宁,女儿说想念奶奶做的乌米饭了。她从出生到现在的六年多时光里,回老家只寥寥几次,足见血脉的传承无论时间多长、距离多远,都无法割断。

女儿该知道自己祖先的来源,我的身体该重新被故乡的空气洗涤。今年再怎么“近乡情怯”,也该回去看看了!



知岁识年

□乔忠延



岁岁过大年,大年必守岁。守岁守什么?回顾我守岁的经历,犹如攀登人生认知的台阶。

儿时一过腊八,过年就成为我们尧都人生活的主旋律。过了腊月二十三,更是进入“冲刺阶段”。男人忙,忙着扫家糊炉子,磨面做豆腐;女人忙,忙着缝衣服、做鞋子。人人在忙,家家在忙,忙过了一天又一天,直忙到除夕的年夜饭端上餐桌,一家人才能闲歇下来,拿起筷子吃香的,举起酒杯喝辣的,吃得其乐融融,喝得其乐融融,说得其乐融融,陶醉在对一年丰衣足食的欣悦中,对来年百事顺遂的憧憬中。夜再长也没有睡意,大人们不睡,兴奋地守岁。此时幼稚的我也硬撑着不睡,使出浑身的劲头守岁。

守岁,为何要使出全身的劲头?别看吃好的、穿好的,是儿时过年最大的向往,可是守岁却有点战战兢兢。传说,“年”是一只凶猛的野兽,每逢除夕夜就会窜进村里偷看,发现哪个人睡着,扑进屋里就吞了下去。大人们还讲,为啥家放鞭炮,不就是吓唬猛兽嘛,不由你不信!那时夜一深,我就像喝了迷魂汤,上下眼皮不由得往一起

皱,使劲硬撑也撑不开。所以,守岁简直就如同提心吊胆地在结冰的河面上行走。好在每年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总会响起,我猛然惊醒,揉着眼睛,无比高兴地一跃而起:高兴我又躲过了猛兽的鲸吞,高兴我又增添了一岁!

过年又过年,守岁又守岁。渐渐长大了,领会的事情多了。忽然间,一个人忍不住笑了,守岁哪是猛兽吃人?是大人們怕小孩早睡,不能享受一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,编个故事吓唬他,让他同享快乐而已。

再大些,认识上升了一个层次。守岁不只是吓唬孩童晚睡,还是提示世人珍惜时光。别看年来年去无声无息,却有无穷的威力。不经意间,无数幼童变成了少年,无数少年变成了青年。时光这魔术师催着人成长,催着人茁壮,这不可怕。可怕的是往后,年纪大了进入老年。须发皆白的老头,腊月还在村巷里蹒跚摇晃,还在阳光下晒暖拉话,大年时却再也见不到身影了。人的生命是时光的累积,是日月叠加起来的年岁。岁岁年年时光相似,年年岁岁面孔有异。时光不知催生了多少女婴男孩,不知汰洗掉了多少老翁老妪。此时才明白诗人为何会写:

“劝君莫惜金缕衣,劝君惜取少年时。”此时才明白古人为何会说:“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。”守岁,原来是在警示世人珍惜时光,守住自己有限的珍贵岁月。

随着阅读的增多、学识的积累,我了解到了守岁过大年的根源。“岁”与“年”,寄寓着先祖向往未来、播种生活的初心。如今“岁”与“年”可以比肩相称,早先却绝对不能,“岁”的辈分要比“年”大得多。帝尧“钦若昊天,历象日月星辰”,最早识别出日月轮回的规律,最早“成岁”。几近两千年后,“岁”才演变为“年”。

“年”字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姗姗露面。专家认为,其形体结构是一个人背着收获粟谷。象形文字的优势在于不仅表达意思,还携带着历史的聲音。仔细聆听,悠扬舒缓的歌声已在耳际萦绕:“立我蒸民,莫匪尔极。不识不知,顺帝之则。”大意是,要让民众吃饱饭,不必再费心思。你可以什么都不知道,只要顺从帝尧制定的历法规则即可。这是收录在《古诗源》一书中的《康衢谣》。

当今说话、办事、著书,谁能离开“年”“月”“日”?谁也离不开。“月”与“日”,从古

至今高高悬挂在苍穹,无疑是自然天象。可是“年”呢,绝不是自然现象,而是人类最早对天象,对日升日落、月缺月圆轮回运转的认知。知道了由“岁”脱颖而出的“年”,就打开了上天的第一个密码,先民开始在岁月更替中过日子。此后,“年”与“岁”胶合在一起,难舍难分。你看,计算年龄,过一年,增一岁。

如今到了古稀高龄,视野又登高了一个峰峦。守岁的根本在于,守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。催生“岁”与“年”的根本原因,是帝尧组织团队“钦若昊天”“敬授民时”,带领先民摆脱了狩猎取食的困苦艰难,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,跨进了早期国家的门槛。世界发展到数智时代,人类学家追溯科学的开端,共同的认知无不指向天文。天文的出现就是科学的发轫。帝尧钦定历法,制定节气,无疑是揭示天文奥秘的最早实践之一。这既能在典籍中找到文字记载,还能在陶寺遗址的观象台找到文物佐证。足见,“岁”是中华先祖探究天文的创新大举,是科学发现领跑人类的光辉典范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守岁,就是坚守中华民族不忘本来、满怀信心面向未来的宝贵精神能源。